

# 大众周末

■ 新闻关注



**朴槿惠上传散步照片 向韩民众问候中秋**

8日晚，朴槿惠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张自己身穿蓝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裙在青瓦台内散步的照片，并向韩国民众表达了中秋佳节的问候。她写道：“大家中秋节过得愉快吗？趁着满月许愿了吗？”



**国庆日朝鲜民众乘船游览鸭绿江**

2014年9月9日，朝鲜新义州民众乘船游览鸭绿江，观赏对岸中国丹东景色。



**以色列兵营娘子军 美丽与彪悍并存**

位于以色列与埃及边界附近的Azoz卡拉卡尔兵营日前被曝光，占全体士兵总数70%的以色列女兵们，将在埃及与以色列边境执行巡逻任务，打击跨境走私和恐怖分子。



**印度18岁女子被迫与流浪狗结婚**

印度一个18岁女子被迫与流浪狗举行婚礼，作为给部落仪式，旨在抵御厄运。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他出身满族，旗人，更是奇人。上至孔孟圣贤，下至黎民百姓，显于笔端，无不栩栩如生。他在齐鲁大地行走，搜集奇峰打草稿，人物画大都与山东有关。继《图读聊斋》《图说水浒一百零八将》、《水浒英雄画赞》、《济南名士多》之后，又推出了《孔子画传》，他的《孟子画传》即将付梓。日前，记者专访了他——山东著名人物画家、山东省民族书画院院长马骥先生。

## 马骥：画笔勾勒齐鲁精神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实习生 朱豪

马骥是一团火！雪白的头发，在我们眼前晃动。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舞；一会儿站，一会儿立，一会儿蹲。他不停地亮相：时而来个鼓上蚤时迁的矮步，时而来个梅兰芳的兰花指，时而来个盖叫天扮武松的英雄范儿……他浑身是戏，笑声爽朗，快言快语，激情满怀。虽已六十有三，却是个赤子。他不是演员，但有表演天赋；他不是马季，也能来两段相声。他是画家，他叫马骥。

三访马骥，一在济南大明湖的聚雅斋，印象最深的是，马骥先生赤膊卧于长条椅上午睡，鼾声如雷，醒来竟谈笑自若；二是在济南海辰大厦，不知不觉，漫谈两小时，别人难插言；三是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的第五届省文博会分会场上，马骥先生的现代文学人物画，与著名收藏家徐国卫的现代文学版本珍藏一起展出，可谓相得益彰。马先生手摇纸扇，笑迎前来参观的游客。

### 画出山东味，画足山东味

马骥籍籍北京，生在泉城济南。他常讲，是眼清泉，守住了奔跑的心。

有人评价他画路宽，无论国画、油画、舞台布景、电影广告都拿得起，画得好。而立之年，他的电影宣传画《生死恋》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尤擅人物画，重刻画，尚灵动，最见功力。2001年，他在济南趵突泉公园的王雪涛纪念馆举办了人体画展，展出了100多幅作品，引起轰动。马骥人体画展，新时期在济南是第一个，可谓开风气之先。济南市文联的刘溪先生认为：“从城市地域来讲，马骥先生的人体画展带有一定的新奇味道。在南方城市，类似的人体画展在公共艺术展馆中经常出现。而在北方，山东尤甚，很少举办这种单一主题的人体画展。”

早期他的人物画繁多，不成系列。收藏家徐国卫十几年来给马骥先生提了个很好的建议：“你该画跟山东有关的名著。画成系列。”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为蒲松龄纪念馆画过蒲松龄像，蒲松龄生平与聊斋故事。上世纪90年他又重新画了一遍蒲松龄生平，大概20多张。上海著名画家、艺术评论家谢春彦先生还把马骥先生画的每一个聊斋故事用三言两语概括了一下。

马骥说：“我十五岁就看《水浒传》，对这书太熟悉了。著名的画家戴敦邦和孙敬都会画过一百零八将。”徐国卫先生鼓励他：“你画你的，他画他的啊。”一句话醒了梦中人。他想起齐白石说过的话：“用我家笔墨画我家山水。”对啊，你画你的，我画我的。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马骥画一百零八将正好十年，其间画了三套。他每画一次都有改进。第一套里宋江的造型还遵循演员李雪健的样子，畏畏缩缩的郓城小吏，有点小气。到了第二套，马骥先生想，宋江毕竟是一百零八将之一，手下还有兵，畏畏缩缩的状态不行，就把他画得有英雄气概了。到了第三套变化就太多了，几乎每个人都有变化。马骥说，重复自己，最没出息。真正的画家都是这个脾气，都想在创作中磨练自己。“我的三套水浒，你放在一块儿看，三个样儿。”

谢春彦先生在评论马骥水浒系列的文章《马绘草莽，其有鲁味》中写道：“我观马君在整个勾勒点染之间还是利用开相、表情、动作、服饰、道具的变化，很机智地解决了这一雷同难题，避免了克隆和撞车之嫌……马君居山东之地，与梁山故垒不远，齐鲁民风朴野，故必助他对于好汉们的体察和了解，细心的读者并不难从其用笔、施墨、敷彩、经营之中见出一股绿白梁山泊的气韵，朴实而有山林旷野之气脉也。用色明快，笔墨爽利，活脱灵动，呼之欲出。论画以气韵为首，马君于兹庶几得之，马君何得？其有鲁味在焉。”今年8月，第一次在聚雅斋采访马骥先生，恰遇到谢春彦，谢先生说：“无论是人品、画品，马君称得上是第109条好汉。”

马骥先生和戴敦邦先生创作上有什么不同？马骥先生在画之前还特地研究了戴敦邦先生的落相，每一张都仔细研究。“戴敦邦的人物有破落相，很适合《水浒》。画宋代山东郓城、菏泽那一带的人就得有破落相。但是他的山东味儿不足。第二呢，我懂武术，会跳舞，有舞台经验，所以画的一百零八将有舞台的效果。我借鉴了京剧舞台上的经验，拿着鞭子就代表骑马了。我的水浒人物有京剧，有武术，有舞蹈，有实际生活。所以不客气地说，我的一百零八将比戴敦邦的要生动，要活。”



他不是演员，但有表演天赋；他不是马季，也能来两段相声。他是画家，他叫马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浑身是戏，笑声爽朗，快言快语，激情满怀。

在创作武松这个形象时，马骥先生还受过有“江南活武松”之誉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影响。马骥认为，画画讲究综合素质，凡是他的了解的画家都不是单一画的，对什么都感兴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多借鉴就多借鉴。

在《图说水浒一百零八将》里，马骥最满意的就是时迁，因为借鉴了京剧舞台上时迁走矮子步的武丑形象，所以显得最传神，画得最理想。在采访中，马骥现场给我们表演了时迁的动作。一方水土一方人，齐鲁风格，山东筋骨。画出山东味，画足山东味，马骥越画越带劲！

### 专注于山东名贤

马骥是个闲不住的人，出手很快。2009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骥的《孔子画传》，这是根据曲阜春秋的长篇历史小说《孔子传》绘制的一套系列作品。《孔子传》是一部章回小说，一共100回，开始马骥是为小说画了50幅插图，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50幅，变成了100幅，然后全部用国画形式画出来，大概画了一年多。

在创作之前，他特地到曲阜孔庙去看明代画的孔子像和圣迹图，仔细研究孔庙、孔府、孔林里的每个器具，看看那时候孔子讲学坐什么样子的蒲团，圆的还是方的，以及打手用的戒尺，喝水用的碗，对所有器具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考察了那时候的王官是什么样子的，百姓家里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桌椅、板凳、服装等等。

最近马骥又准备出版有关孟子故事的插图，叫《孟子画传》，也是100幅，筹备了一年多，其中结合了孟母三迁等故事。对于这个作品，马骥也丝毫不马虎。他到处考察，尤其重视出土文物。夏、商、周、春秋战国出土的文物，像兵器、陶器、酒器、祭器等等，他都仔细观察，还把文物上面的花纹记录下来。做这些事情时，他不不用笔，而是用心，仔细体味，揣摩。看花纹，比如回纹、兽面纹，以及陶器、景泰蓝、瓷器、黑陶等等是什么样儿，然后在心里画出来。

提起“扬州八怪”，大家大多知道郑板桥。其实，“在扬州八怪”之中还有一个北方人，他出生在胶州，名叫高凤翰，才华横溢，写诗冠绝一时，作画流传后世，他还有一项最拿手的绝技——左手书画。胶州市文联主席李再孝耗费7年时间，最终完成一部长达约60万字的《胶西金铁——高凤翰》传记。根据传记，马骥画出高凤翰画传，100幅。

3年前退休，马骥退而不休，画山东名贤的劲头更大了。他又和民俗专家张继平先生合作了

《那年那事那人》，一共画了450张，全由张继平先生点评，加上注解。画的多半都是上世纪初到80年代济南的事，济南的人。第一张画的是济南老火车站设计师菲舍尔，从菲舍尔起，一直画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纵观济南市的平民生活，新旧文人都包含在内，比如山水诗人孔孚，济南著名学者、地方史文化专家徐北文等。

马骥先生还给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画过像。他听过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那个味儿，绝了。说到动情处，马骥模仿高元钧的腔调，来了一段：“眼怕瞎，耳怕聋，鼻子就怕那气不通……”快书用鲁西南口音，味道就出来了。“山东话，就得有嚼头的味道。”马骥说。

### 画舞蹈人物，山东第一

会画画的多，能画舞蹈的，不多；会跳舞的多，能画舞蹈的不多。画舞蹈，就是画动作，讲究范儿。全国十大集成中的舞蹈集成山东卷，叫《山东民族民间舞集成》，这是当时文化部的一个工程，其中的舞蹈插图、舞台调度、人物造型等，有五分之四都是马骥画的。

马骥先生很自豪地说：“全国有四个画舞蹈人物：叶浅予、李克瑜、赵士英，还有就是我。不客气地说，画舞蹈的，我是全国四大之一，在山东省，在济南，是第一。一般人画舞蹈是随意地画，但是我们画舞蹈不一样，后人就要用这个动作跳舞。比如说要舒展的动作，画得畏畏缩缩就不好了。”

画舞蹈的人必须会跳舞。马骥在“文革”期间跳舞，到了济南歌舞团又画舞蹈，他能当场看着跳舞，当场画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山东剧院，省文化厅找了四五十个各地县文化馆的美术老师来画舞蹈，吴曼英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她跟山东省舞协的孙丽说：“你找的这些人画的是连环画，不是舞蹈啊。”孙丽当时是歌舞团的书记，她说：“我给你找个人来。”随即给马骥打电话说：“小马，你随便画个舞蹈画送到山东剧院来。马上，立刻，现在！”马骥就随便画了个舞蹈画送过去，吴曼英一看：“就是他！其他人都解散，回家。”最后就马骥自己留了下来，画舞蹈，一画就是十几年。

现在很多舞蹈学院找马骥给他们画舞蹈，作为舞蹈教材，最近，北京体育学院一个搞健美操的教授要出书，他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解释健美操，想让马骥帮忙画插图，还邀请他去北京一起研究健美操。这一切，归功于他小时候打下的基础。

马骥1951年3月3日出生在一个丹青世家。受家庭影响，他五六岁就开始画画，华三川为《上海的早晨》所作的插图是他的启蒙书。由于痴迷其中，并且天赋极高，发生了很多趣事。那时候摸不着纸，有人家新砌了墙，雪白的墙还没晒干呢，马骥就在上面画画，就是现在所谓的涂鸦。后来人家找上了门，只好重新给人家糊了墙。

“小学三年级时，就有人请我画画，我画了一张花果山美猴王，那个人还特地请我吃饭，看话剧《三打白骨精》。”马骥笑着说。更让马骥自豪的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是美术老师了。在每次的美术课之前，老师都会把他喊到办公室去，让他坐在小黑板上随便画个飞机、火炮、汽车，上课的时候再把小黑板挂到墙上说：“比着画。”那时候，马骥的美术本上都是100分。

考上中学之后，美术老师还到他家里，让他画了一摞画稿，作为教学画用。文革时期，马骥参加了红卫队，只要没有他的项目，他就坐在旁边画速写。文革十年当中，他每天都要练习速写。台上在表演，他就在《毛主席语录》的封面里面放个白本子，每天画一本，本不离手，这是每天的必修课，他绘画的童子功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马骥画毛主席，不打格子，画得准。

当兵，一政审，就完蛋。马骥是“黑五类”。部队都看好了他。但是最终与部队无缘。恢复高考第一届，马骥先报的是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院)。遗憾的是没有被录取。为什么呢？马骥当时已经25岁，中国美院只收25岁以下的，未婚。而当时马骥已经结婚，孩子都四个月了。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招生，他报考了美术系，终于被录取。在那里，他画了两年的身体，为以后画人体、画舞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根扎齐鲁沃土，回报山东父老

“胸中有日月，谈吐富亮色”。胸无点墨，笔下无神。马骥喜欢交“五大界”朋友，“五大界”即是五大国粹：烹饪、书画、武术(包括软气功)、戏曲(包括地方戏)、中医药。这“五大界”，中国独有的国粹，山东是个肥沃的土地，资源最多，内容涵盖了齐鲁文化。“五大界”朋友让他接地气，感觉踏实。

“比如，我画济南名士，我画扁鹊，手就有个习惯动作，号脉。你得把握号脉的要领啊。就好像是梅兰芳和齐白石合影一样，梅兰芳摆出玉兰指。一个国画的，就得和文学家一样，注意细节。再比如，倒酒，酒壶再高，也没有响声。但是电视剧里，总要配上响声。那是倒水，水有声音，这就是外行。要观察生活，倒酒不要声音。倒茶有声音，因为茶有温度。酒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酒轻。画家作画就跟福尔摩斯断案一样。”马骥说，“又比如，什么枪我都懂，日本造、德国造、俄国造。传统的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都了解。水浒一百零八将之一金枪手徐宁，他使用的是钩镰枪。我是心里做活，就像开车一样，是本能。”

喜欢人物，喜欢到什么程度呢？马骥选媳妇，就是比着著名画家黄胄的一幅人物画挑选的。他崇拜黄胄，黄胄画的《红旗谱》的女主角春兰，把他给迷住了。画面中的春兰，一袭黑衣黑裤，侧低头，一根乌发长辫自然垂在脑后，一群可爱的小鸡在她脚边啄食，春兰伸出右手在一只小鸡觅食的地方画了“革”字，发辫和嘴角的那一抹红色，更为农村少女平添一份素朴的美丽。“我就觉得美，她的脸是那样的安静，低垂着双眸，浓浓的眉宇间，让人一下子就仿佛看到了她的心事，微翘紧致的嘴角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对“春兰”这个勤劳朴实、美丽的农村少女，黄胄画了不下几十个模特儿和十几个构图，他画绝了，所以我找媳妇，就照着这个构图，我还真找到了。”找媳妇都找画中人，足以证明：事事处处，马骥以画为根。

当我们问起马骥先生未来有什么计划时，马骥说的特别朴素、实在：“我有两个梦想。第一个，66岁时我想出一本大八开的综合画集。还有一个，就是再搞一次综合的画展，回报山东父老。因为我们职业的关系，到了我这个年龄正是丰收的季节。在书画界，60岁刚刚成熟。我想抓紧时间会为社会奉献一点力量。”

好的采访对象，能把你带起来，带你飞，带你跳，带你兴奋。马骥就是。他的每个眼神都在绽放，每个细胞都在张扬，让你回味，让你羡慕，让你见贤思齐。他是个画家，聊友，还是个“活宝”。



《图说水浒一百零八将》里的时迁。

### 性情画家豪放翁

在采访中我们就发现，马骥先生确实是个直率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且特别热爱传统文化。马骥先生原本一直从事的是舞台美术，钟情于油画。打倒“四人帮”之后，有一次他去北京看到了18世纪法国风景画，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外国油画。他开始反思，中国人要是一直跟着外国人步后面走，永远是小学弟。

其实，文革之前，他的国画很不错，但是，那个年代画画是革命，画国画受歧视。看完真正的油画，他想，要是再把国画捡起来肯定能跟西方人并驾齐驱，甚至走到他们前面。要是继续画油画，只能给他们当儿子，当孙子。

当时，从北京回来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在火车上马骥心里翻江倒海。到家，他寡言少语，蹲在房间里不出来。他母亲一看说：“儿子，怎么魔怔了？”马骥没有说话。他把油画箱子搬到桌上去，磕了三个头，一句话：“告辞了，不伺候你了！”

中国人还是画中国画。从此他就拾起了国画，不画油画，不跟着外国人后面跑了。

画家岳宏先生和徐国卫先生对马骥的率性很有同感。岳先生说：“马兄是我3岁，我们私下里开玩笑。我是匈奴金兀术的后代，我是岳飞的后代，祖辈人打过仗。现在我们是好弟弟。我们还一起工作过5年呢。马兄画人物画，有灵气，尤其是画动态的人物画。在人物动态神态，准确性的把握上，那是一绝。马兄很性情，高兴了连说带唱，不高兴了泪水俱下。但他是个勤奋的人，特别是退休之后，确定了主题，那画，就哗哗地画出来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马兄该出大成绩了。”

徐国卫先生还举了两个有趣的例子。“2012年7月，我和马老师一起去北京著名书画家许麟庐的儿子许化迟家里，他使用和钩镰枪。我是心里做活，就像开车一样，是本能。”

马老师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老家就在北京，心里五味杂陈，他的心情起伏我能理解。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马老师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看到好东西不掩饰自己的人。还有一次，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艺术宫开幕，我们去参观。马老师突然走到一幅画前，因为那幅画让他感到惊艳，马老师就跪下对着画磕了三个头，我们都吃惊。马老师说：“我不看是谁画的，只是作品打动了。”马老师拿艺术当生命。更重要的是，他弘扬齐鲁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对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